

東川行脚

芳 霖

——大學時期以前的回憶錄終篇

川北山村神秘設想

我曾經兩次到過四川，第一次是在壬戌（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前後不到一年，第二次是在對日抗戰時期，一共住了五年，然後復員回到南京，這兩次都到過重慶，只是第一次經過的地方却在川東，第二次却在川西，兩次合併起來算，在四川省內確曾走過了不同的地方。

我的父親交卸了寧羌縣事，被當時的第四旅旅長派做代表到了漢中，等到他隨軍到了川東，我們家裏許久才知道消息。因此家中大小只好到四川去，經過的路線是從寧羌坐轎子到四川廣元，由廣元坐船到蓬安縣的周口，由周口又坐轎子到三匯，由三匯再乘船在綏定停了一下就到宣漢縣。在宣漢縣住了幾個月，然後坐船從宣漢到重慶，在重慶，又小住些時候，再乘船東下瀘口，坐火車到太原。

這一路的風景，要包括著名的嘉陵江沿岸，所以是很值得稱道的。從寧羌南行到川陝邊界的

分水嶺要經過水經注中說到的「龍門」。我在第一次經過時已經看到了「伏流」的奇景，後來到抗戰時和幾位地質學者過此，更明白了伏流形成的原因（石灰岩經過河水長期的剝刻而成），並且還在山頂上看到了泥盆紀「石燕」的化石。更證明了麻姑仙壇記及夢溪筆談所談到的，就可以在川陝的大道上找到。這是多麼有趣的實在境界。再向南走約三十華里，便到神宣驛那一個宿站。

神宣驛就是籌軍驛，這是諸葛武侯出師時籌畫軍謀的根據地，誠然在這一山中的小鎮，確是一個秘密而幽靜的地方。到這裏的人們，讀到李義山的神情最近於少陵的那一首「猿鳥猶疑畏简书，風雲常爲護儲胥」，再加上史道鄰的法書那首詩，綜合起來，不僅發思古的幽情，並且對於當日中外環境一層一層的圍繞到川北的僻靜山村中，更增加了神秘的設想。向前到朝天關，便搭上帆船。

廣元這個沿嘉陵江的城市，是川陝通衢，水

陸交匯之所，市面比寧羌繁榮多了，但最使人注意的，還是廣元以北的千佛巖。當時舟行如矢，只聽舟人指着兩岸的岩洞說，沒有工夫能去看，等到民國三十年乘汽車特地前訪時，已經被修公路時破壞不少了。自比而下，閬中（保寧府）是一個大城，有浮松通到對岸，上下船隻，要等候些時候，才能放行。到了周口，又是一個商業薈萃之所。從周口邊陸到三匯，與嘉陵江上風景又顯然不同。從嘉陵江沿江而下，都是懸巖積石，草木蒙籠中泛清流，映帶城郭，不論雲塵大李將軍或者是吳道子，也不過強調這幾點。至於周口至三匯的陸路，却出人意料之外的，相當平坦，路中經過一個營山縣，實際上却看不見山，只是一個小平原點綴上幾個小小的丘陵，疏疏落落的擺着。

三匯鎮又是一個水陸碼頭，過這個地方時，只注意的滿街都是榨菜的作坊。榨菜相傳是產自涪陵的，其實川東一帶所產的原料，都是很好的只是不被人特別注意罷了。

達縣(綏定府)是一個大城，宣漢縣是一個小城，因為當時我父親的工作在宣漢縣，只好在那裏住。當然宣漢縣風景也很好，這裏正當前江和後江之會，山水清澈，記得曾在江上泛舟過幾次，看到山光人影，彷彿可與後來桂林陽朔之遊相比擬，可惜只住過幾個月，又要買舟東下，經重慶而達太原。在太原幾年是人生中一個大變化，其間得失禍福，不可一言而論，不過第一次蜀道之遊就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了。

陳樹藩攻陝及其他

陳樹藩的攻陝，出於他的父親和下級幹部的催促，事前毫無準備，其失敗自在意中。但此事却又影響了川局，陳軍的入川，是由但懋辛及賴心輝支持的，在川北的防地也正是陳氏第一軍的防地。陳氏攻陝，四川第一軍和第二軍也正在衝突。賴但二氏和陳氏交涉，希望陳氏按兵不動，維持川北治安，第一軍可以全部調到前線，給第二軍一個猛攻，則第一軍擊潰二軍，奠定了統一全川的基礎，然後再給予陳氏攻陝的物質援助，是一個兩利的條件。無奈陳氏並不接受，竟然率隊出發。因此川北大部防區，還要一軍分兵駐守。這就形成了軍力單薄的局面。

除去城口縣尚由陳軍駐守以外，達縣和宣漢一帶都由第一軍旅長林光斗(宓)維持秩序。因為防區廣闊，軍力不足，他的部下就發生了問題。團長呂漢羣是個有野心的人，乘林氏不備把林氏刺死，率領部隊西去投了劉存厚，此事在昔時川軍還是少見，所以呂氏後來不得志，於是第

一軍又在全線緊急之中，抽部隊接防達縣及宣漢。這當然破壞了第一軍全部的布置而形成失敗的根源。

就在林氏被刺之後，宣漢風聲鶴唳之際，我們家從宣漢坐船到重慶，此時重慶尚在第一軍手中，我們就住在千斯門內，陳氏駐重慶代表的一所樓裏面。

這時正在壬戌年的夏天。重慶的夏天向來是很熱的。樓上的房間不少。因為住了好幾家，地位還是有限。只是大客廳外還有一個長廊，面對大江每天可以看到上下的輪船，也是一景，在報紙上每天都登載上下船隻的船名，或者東下宜昌，或者上開瀘敘，從報上的船名可以和開來的船認對。此時內河航權早已失去，甚至中國船也掛上外國旗。簡直看不到中國輪船。其中如英商怡和的福和，太古的萬縣，美商的大來和太來喜。日商的聽天和行地，都是外國船，只有江慶，蜀亨和新蜀通等等是中國船，却也掛上了法國旗。這和抗戰時期，川江的船全是民生公司及合眾公司的中國船，情形完全不同。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人的刺激，可以說甚為深厚的。

顯然的，因為重慶是一個條約上的商埠，輪船直達，當四川全省的貿易中樞，遠比西安更為歐化，市面也遠比西安繁榮，從嘉陵沿江而下，十幾里外就可看到連綿不斷的沿江建築，這是西安所沒有的，也是四川一般小都市所沒有的。城內幾條重要的大街，也有當時流行的窗飾，和充滿貨物的貨架。表示着經濟的繁榮。但從另外一方面看來，市內還只有石板路，沒有任何一條可以

行車的路。有些房屋是裝有電燈的，可是大都沒有自來水，所有用水都是從江邊挑了上來。城內雖然有不少像樣的房子，但城牆以下直達江邊，都是搭着非常簡陋的房子形成了一種貧民窟。對於繁華的街市說來實在是一個顯明的對比。

中國祇有貧窮問題

這些現象當然由於非常複雜的原因，一般近世史家歸咎於帝國主義，那是把複雜的歷史因素過於簡化，這種語調作政治宣傳是可以的，做歷史的研究却不應該這樣。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自然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其中更大的原因還有別的。就那時的重慶來說，重慶一直是一個商業都市而不會形成一個工業的都市。換言之，就是用國外的工業成品(有一小部分是上海製造的)，來換取農產品的都市。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很不合算，但看一看農業產品生產的情形，那就更令人不寒而慄。

當時中國的最嚴重問題，一言以蔽之，實際上是一個貧窮問題。農村貧窮，過剩的人口到了都市，還是貧窮。貧窮的人口占都市中人口一個不小的比例，更增了都市的問題。其消滅貧窮的辦法不外兩方面，一為減少都市及農村人口的總和，一為增加都市及農村的生產量。就當時四川的情形來說，人口數量已達飽和狀況，全省境內邊際性質的土地業已全部開墾。加上豪紳污吏的剝削，清代的生活標準已經很差(不然川楚教匪之亂為什麼會起來)，民國時再加上軍閥混亂，老百姓更受不住，若想把破這個惡性的循環，只

有從建立安定的中央政府和安定的省政府下手。在民國初年時袁世凱確實把握着最好的機會。可惜他爲着希求不可能的皇位，無此心情，亦無此知識把中國變成法治國家。以致把千載一時的機緣輕輕斷送，黎澍曹張，論才論勢都不能和袁相比了。刻言愈至此固真是「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刻出在重慶租界非個夏天是够熱的。過了這個炎熱的夏天我們又要過買舟東下了。這時從重慶到宜昌是坐的怡和的新船「福和」在宜昌到漢口軍轉面最狹一個船「江和」，福和的設備相當的優良並且坐在這個面對江面的房艙，看清了三峽的勝景。至於江和交便不同了。除去那個房艙封閉在兩部交便也看不見並且在晚上開船，即發想在甲板上看非看也不行。所以在宜昌以上與重慶新川宜昌則平就休麼印象也沒有了。

刻出在重慶租界非個夏天是够熱的。過了這個炎熱的夏天我們又要過買舟東下了。這時從重慶到宜昌是坐的怡和的新船「福和」在宜昌到漢口軍轉面最狹一個船「江和」，福和的設備相當的優良並且坐在這個面對江面的房艙，看清了三峽的勝景。至於江和交便不同了。除去那個房艙封閉在兩部交便也看不見並且在晚上開船，即發想在甲板上看非看也不行。所以在宜昌以上與重慶新川宜昌則平就休麼印象也沒有了。

長江三峽和美國的大峽谷同爲世界上著名的峽谷，就峽谷削刻的深度來說，長江峽谷不如大峽谷，但就風景奇麗來說，大峽谷就遠不如長江峽谷。照鄧道元所說，「朝發臨帝下，暮至江陵，其間千五百里，雖乘虛御風，不如此其疾也。李昫的魏朝辭帝影雲閣，千里江陵一日還」也當然是據這個意思寫的。當時就說林翔輕舟下峽的奇式會的確達到當時航類旅行中最快的記錄。現在情形不同，風還峭健的更快捷的。因此我就聽到過這說：「峽雖不若上峽却更好，可惜我兩次只過一峽走的陝西通渭其次楚

的貴州，未曾了解上峽時的景物是怎樣的。

三峽猿啼也是三峽中的勝景，可惜現在猿已經沒有了。猿是猴子的一種，却和一般的猴子不同。猿是長臂猿，嘯聲格外響亮，現在馬來亞和印尼還有，中國大陸已經不見。中國歷來相傳的兩種善鳴的動物，一種是猿，另一種是鶴。現在鶴在美國也已經不多（大約只有三五十個，受着特殊的保護），東亞大致也已經很少了，過去在北平萬牲園看到幾隻鶴，不知近來中國還有鶴沒有？不過無論如何，這兩種動物我們都值得特別注意，希望臺北的動物園能够發養和加意繁殖。如其有一天收復大陸，更希望在巫山下面有一個專飼養猿的動物園，使旅客在欣賞雲山水石之勝以外，還可以聽到猿啼，那就更增加三峽的勝況了。

出峽以後，便到宜昌。江面一下加闊幾倍，看到「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的勝景，立刻給人一個新的刺激。宜昌是一個平原的城市，並且從宜昌到漢口並無險灘，所以城市的设计，碼頭的设计，以及沿江停泊輪船的噸位，種種都和重慶不同。但給人刺激更深的，是江中高船增加多了，兵艦也增加多了，掛中國旗的船還是那樣少，尤其兵艦方面，找來找去，只看到一個掛中國旗的砲艇。到了漢口，也是一樣，中國旗的船還是那樣的少。再看一看漢口租界和華界的交界處，明擺着租界非常整齊，而華界非常雜亂，這簡直給中國人一個明顯的諷刺。這許多不合理的現實擺在面前，也無怪當時的青年思想，一瀉千里，一發而不可收拾。我在當時還只是一個初入中學的學生，後來對於思想的開展上以及革命

的行動上也毫無貢獻。不過對於當時情況多一番了解，對於知人論世還是有些用處的。

袁世凱傳

業已出版 分裝一、二兩册 合售叁拾陸元

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把持朝政，儼然監國，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丕然為之一振。他在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初階。這一段史實，波譎詭秘，瞬息萬變。然而若干年來，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現經名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自在本刊連載，極獲讀者歡迎，全稿頃已投青，並已出版單行本，廿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插圖，歷史鏡頭，定價一、二兩册合售叁拾陸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郵票通用）